



拍案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[明] 凌濛初 著

惊奇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拍案惊奇

【明】凌濛初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拍案惊奇

[明]凌濛初 编著

冷时峻 校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449,000

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

ISBN 7-5325-2369-1

I·1200 定价: 23.5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T:56628900×13

出版说明

尽管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远不如诗文,但就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影响而言,诗文又难以与小说相比。中国古典小说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,直到元明清时期才形成了高潮,一大批白话和文言、长篇与短篇的名著相继问世,从而在世界文坛上奠定了自己应有的地位。

为了向今天的读者全方位、集中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所具有的独特风貌,我们特意从为数众多的作品中编集了这套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》。首次入选的有:明代施耐庵的《水浒全传》,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,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、清代曹雪芹、高鹗的《红楼梦》,明代冯梦龙的《古今小说》(即《喻世明言》)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(以上三种合称“三言”),凌濛初的《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(以上两种合称“二拍”)和清代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
其中《水浒全传》等四大古典小说名著是元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的杰出代表。这些作品有的以形象苍凉的笔墨,描写了农民起义军的悲壮和惨烈;有的粗线勾勒,展示出朝代更迭的历史沧桑;有的则以诙谐机智,从神话故事中折射出世俗的好恶;有的尽力渲染,将时代的感慨融入家族的兴衰。因此无论从小说的取材还是从艺术的技巧来看,这四部名著都可以作为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的骄傲。

而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,则是宋元明以来流行话本的改写和结集,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。它的特点在于以

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为背景,较全面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,呈现出比长篇小说更贴近现实的灵活性;至于语言的生动通俗,也明显存有民间口头创作向文人案头创作过渡的痕迹。

与以上白话长、短篇小说不同,《聊斋志异》是一部用传统文言写成的短篇小说集。在这本谈狐说鬼的小说集中,作者用孤愤的心情和讽刺的笔法,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了满汉官僚大地主的凶横残暴,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科举、婚姻等各个方面,具有很高的思想、艺术价值。

总之,这十部小说既兼顾了讲史、侠义、言情、神怪等多种类型,又白话文言、长篇短篇并取,很能反映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概况和达到的水平。

这次入选丛书的十部名著所依据的版本分别是:《水浒全传》用明万历后期内容最全的一百二十回本,《三国演义》用清初大魁堂“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”本,《西游记》用世德堂本,《红楼梦》用版本价值较高的程乙本,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分别用最早的天许斋、金陵兼善堂、苏州叶敬池刊本,《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用日本轮王寺慈眼堂法库和内阁文库藏尚友堂原刊本,《聊斋志异》则用 1963 年张友鹤先生辑校的“会校、会注、会评”本。

为了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,这套丛书在排印和装帧上介于普及通俗本和提高豪华本之间。相信这样去其两端而执其中的定位,能给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带来更多的选择余地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998 年 4 月

拍案惊奇序

语有之：“少所见，多所怪。”今之人，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，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，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。昔华人至异域，异域咤以牛粪金；随诘华之异者，则曰：“有虫蠕蠕，而吐为彩缯锦绮，衣被天下。”彼舌舛而不信，乃华人未之或奇也。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譎诡幻怪以为奇，赘矣。

宋元时，有小说家一种，多采闾巷新事，为宫闱承应谈资。语多俚近，意存劝讽。虽非博雅之派，要亦小道可观。近世承平日久，民佚志淫。一二轻薄恶少，初学拈笔，便思污蔑世界，广摭诬造，非荒诞不足信，则褻秽不忍闻。得罪名教，种业来生，莫此为甚！而且纸为之贵，无翼飞，不胫走。有识者为世道忧之，以功令厉禁，宜其然也。

独龙子犹氏所辑《喻世》等诸言，颇存雅道，时著良规，一破今时陋习，而宋元旧种，亦被搜括殆尽。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，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。不知一二遗者，皆其沟中之断芜，略不足陈已。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、佐谈谐者，演而畅之，得若干卷。其事之真与饰，名之实与臆，各参半。文不足征，意殊有属。凡耳目前怪怪奇奇，当亦无所不有，总以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，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，吾恶乎从罔象索之？

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

拍案惊奇凡例 计五则

一、每回有题，旧小说造句皆妙，故元人即以之为剧。今《太和正音谱》所载剧名，半犹小说句也。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，比而偶之，遂不免窜削旧题，亦是点金成铁。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，仿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旧例。

一、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，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，然止存其事之有者，蕴藉数语，人自了了；绝不作肉麻秽口，伤风化，损元气。此自笔墨雅道当然，非迂腐道学态也。

一、小说中诗词等类，谓之蒜酪，强半出自新构；间有采用旧者，取一时切景而及之，亦小说家旧例，勿嫌剽窃。

一、事类多近人情日用，不甚及鬼怪虚诞。正以画犬马难，画鬼魅易，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。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，要是切近可信，与一味驾空说谎、必无是事者不同。

一、是编主于劝戒，故每回之中，三致意焉。观者自得之，不能一一标出。

崇祯戊辰初冬即空观主人识

目 录

出版说明	1	
拍案惊奇序	1	
拍案惊奇凡例	1	
卷 之 一	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	1
卷 之 二	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	19
卷 之 三	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	38
卷 之 四	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	48
卷 之 五	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	60
卷 之 六	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	70
卷 之 七	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	88
卷 之 八	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	99
卷 之 九	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	112

卷 之 十	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	122
卷 十 一	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	136
卷 十 二	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	153
卷 十 三	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	164
卷 十 四	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	176
卷 十 五	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	186
卷 十 六	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	198
卷 十 七	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	210
卷 十 八	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	236
卷 十 九	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	251
卷 二 十	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	264
卷 二 十 一	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	288
卷 二 十 二	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稍	298
卷 二 十 三	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	311
卷 二 十 四	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	325

卷 二 十 五	赵司户千里遗音	339
	苏小娟一诗正果	
卷 二 十 六	夺风情村妇捐躯	350
	假天语幕僚断狱	
卷 二 十 七	顾阿秀喜舍檀那物	365
	崔俊臣巧会芙蓉屏	
卷 二 十 八	金光洞主谈旧迹	380
	玉虚尊者悟前身	
卷 二 十 九	通闺闼坚心灯火	390
	闹囹圄捷报旗铃	
卷 三 十	王大使威行部下	410
	李参军冤报生前	
卷 三 十 一	何道士因术成奸	420
	周经历因奸破贼	
卷 三 十 二	乔兑换胡子宣淫	446
	显报施卧师入定	
卷 三 十 三	张员外义抚螟蛉子	459
	包龙图智赚合同文	
卷 三 十 四	闻人生野战翠浮庵	471
	静观尼昼锦黄沙弄	
卷 三 十 五	诉穷汉暂掌别人钱	491
	看财奴刁买冤家主	
卷 三 十 六	东廊僧怠招魔	506
	黑衣盗奸生杀	
卷 三 十 七	屈突仲任酷杀众生	518
	郢州司马冥全内侄	
卷 三 十 八	占家财狠媚妒侄	527
	延亲脉孝女藏儿	
卷 三 十 九	乔势天师攘旱魃	540
	秉诚县令召甘霖	

卷 四 十	华阴道独逢异客	552
	江陵郡三拆仙书	

拍案惊奇 卷之一

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材。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见在。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，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在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，该富的不得富，该贵的不得贵。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；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几箬箭煮不熟饭锅。极至那痴呆懵懂、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；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。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！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着黄金化做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！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钟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？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，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

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；不须经商立业，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，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

冷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穷，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，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！

且听说一人，乃是宋朝汴京人氏，姓金，双名维厚，乃是经纪行中人。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。睡醒来，千思想，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：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；若是上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。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。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绦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。夜来摩弄一番，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。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，心中喜欢，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，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，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

是夜，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。醉眼模糊，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

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细听看，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。床前灯火微明，揭帐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曰：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。冥数将满，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。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，故此先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。后缘未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。翻身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，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“扑”的跌倒。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。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

儿子每受用，到是别人家的。明明说有地方、姓名，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。

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。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，失许了我们。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不见得。”

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。遂访至某县某村，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何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主人王老见金老，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，先生道：‘移床即好。’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，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，不知是那里来的。此皆神天福祐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今我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

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，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、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。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地走进来，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。每盘两锭，多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。抚摩一番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！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尚无福，何须尊惠！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。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。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

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

王老好处，临行送银三两。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元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。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。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得不去。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有的到无了，原无的到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

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极贫极苦的，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希有，亘古新闻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慧不关呆。

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，姓文，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。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，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，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搨了几笔，便值上两数银子。中等的，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。下等的，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，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。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，

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北京历沴却在七八月，更加日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片，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只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，本钱一空。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做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。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做“倒运汉”。不数年，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洩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游要去处少他不得；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。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。高不凑，低不就。打从帮闲的、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，做头的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忖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，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

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踱将来。元来，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，叫“张识货”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，若得兄去，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，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些出来助你，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多谢厚情，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。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目先生，敲着报君知走将来。文若虚伸手顺袋里

摸了一个钱，扯他八卦，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，混过日子罢了，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要甚么资助？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直恁地财爻动？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

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这些人好笑，说道你去，无不喜欢；说到助银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，船里吃罢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篋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皱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苏井诸家树，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广似曰难兄，比福亦云具体。

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暖土肥，与闽广无异。所以广橘、福橘，播名天下。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酸；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，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，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！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

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

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。船中人多上岸，打一看，元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